

第三回 真婚配拆散假婚配 好姻緣翻作惡姻緣

喜團圓，恨團圓，錯配鸞鳳顛倒顛，只是怨蒼天。

好姻緣，惡姻緣，紅顏薄命最堪憐，一夢赴黃泉。

卻說兩林聞得萬家悔親，氣得目瞪口呆，半晌不言。

徐曰：「此是那一個讒言害我也。」因此終日怨恨，憂憤成疾，百方調治，全然不應。父母無計可施，至館中告知田先生。先生曰：「我有一計，可救他病。你可央木易婆，向他說萬家又成親了，即日過門。你可將程氏女娶來，就說是萬家女兒，勿令他知。待至夜成親之後，他雖知道，貪著夫妻恩愛，也就將萬家宵娘忘了，病即可癒。除了此計，恐多少醫生，難治此想思病也。」錢居先聽了，遂至木易婆家，與銀三錢，說知此事，木易婆亦允了。至次日早到錢家，看兩林在牀，木易婆曰：「相公恭喜，我今朝又往萬家，於你說親，他依舊允了。即日就要過門，相公你道喜也不喜？」兩林曰：「你因我病，故來謊我。」木易婆曰：「你父母央我去的，如何謊你？你不信時，三兩日就要過門，難道也是謊的？相公可自寬心養病，待三兩日好做新郎也。」兩林似信不信，只得答應。心是日父母亦來言：「萬家又成親了，已看定四月初八，浴佛吉日合巹。我兒可扎掙精神，那日好迎新入。」兩林見父母說，方半信半疑，病漸漸好了。至四月初七日，父母又言：「我兒新愈，恐怕過勞。明日也不必你親迎，只在家伺候可也。」兩林也允了。至次日孔雀屏開，大會親鄰吃酒，鼓樂喧天。至將晚之時，見一頂轎子，大吹大打，娶新人來也。拜了天地祖先，送入洞房，直至親朋散去。兩林至房中，吃合巹交杯，挑去蓋頭，用目一視，全不像萬家宵娘的模樣。眉覺濃些，色覺紅些，眼覺大些，只是足下一雙金蓮一般亦覺豐豔動人。心甚疑之，不好動問。吃交盞畢，越看越不像了。乃不覺微吟曰：

花正新時燭正新，如何今夜似非真。

自疑新女非才女，卻是何人喚美人。

吟畢，女子正色而言曰：「我雖醜陋，乃是郎君父母，六禮聘來，今夜如何不喜，反自沉吟，是何道理？」兩林曰：「我因數日有彩薪之憂，將你家姓字忘了，故自沉吟以思，非有他故也。」女曰：「我自姓程氏，難道你家做親日久。還記不得？」兩林知是父母因他病久，故將程作萬，以解我憂。乃轉笑曰：「是了、是了，我何懵懂至此乎！」遂與就寢，成夫婦之事。次日亦不言語，只是病復加重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日甚一日。父母心惶，乃往街與他盤命。見一人掛招牌，上寫王非仙談命處。三錢銀一命。乃入館中。茶罷，王非仙曰：「居士欲算何命？」居先曰：「乃小兒的命，屬猴相，今年一十五歲，十一月十七日未時生。」

非仙盤了一回，寫了八字，再三推看，乃是：

丙申、二十二、癸未。

庚子、三十二、甲辰。

辛酉、四十二、乙己。

乙未、五十二、丙午。

六十二、丁未。

良久，非仙曰：「此命取食神格，身下坐祿，年上透出正官。時上偏財有印，是有功名之命。但金寒水冷，骨肉無情。卻喜丙與辛合，為人性格溫厚，心術端正，交人有情。時上有財不聚，妻宮犯羊刃，為人剋妻，且有意外之妻。子宮冠帶，三子必奇。初年運行平平，至甲辰、乙巳，丙午運中大發，當有異路功名。今年己卯日，犯歲君，且卯酉一衝，子平雲；『日犯歲君，災殃必重。』再逢戰之鄉，必主刑於本命過此則利，須往西北恩星之地避之，方保無虞，此是真言。」

錢居先聽罷，取銀還了命錢，王非仙送出而歸。居先至家中，對妻袁氏說道：「王非仙將兒子的命，俱都算著，言今年犯歲君，須出外方好。」夫妻遂對兩林說知，欲他出外。兩林曰：「術士之言，未足深信。『父母在，不遠遊』。豈有父母在堂，朝越水而暮楚山，是何道理？」父母亦不深強他，與他調養病症。自娶妻之後，病亦漸漸的好了些，且按下不提。

卻說萬家宵娘自考錢生之後，心裡思想錢生才貌雙全，真可相配，但不知天從人願否耶？終日放心不下。自父母允親之後，心中大悅。忽聞被石佛寺和尚不知送的何書，遂大罵木易婆悔親，心中悶悶，幾番踟躕，乃問母曰：「前日那禿光光送的何書？我父看了，就退了婚。難道是錢家退婚的書？可於兒說知才好。」母曰：「你父因愛惜你，不肯言出，你倒反問。可是你與木易婆三月初七日做的故事，不知何故寫在上面，那老王八也不對我念念，就把婚退了。」宵娘知事有露，瞞之愈彰。乃正色而言曰：「此事原來是實，我因錢郎有貌，未知他才，故令木易婆引來，當面一考，以完終身大事。所考詩對見存，不惟有貌，而且有才，何嘗一官涉於非禮？待一飯之後，即便出去，這是母親知道的。」母曰：「你父也不怪你這一件，只是他又娶程氏為妻，豈有你於他作妾之理，故此退了。」宵娘一聽此言，忽然變色，半晌不言。徐曰：「果有此事，果是實言？」母曰：「四月初八日娶去，大吹大打，街上人都曉的。還有在他家吃過喜酒的，豈是假的？」宵娘聞之，不覺淚下數行。頓小足曰：「錢郎、錢郎，何薄倖一至此也！當日虎丘一遇，何等留情，今日又娶別人。俗言，癡心女子負心漢，信不虛矣。但不知是何緣故，娶得如此太忙，令人心疑。母可瞞我父親，暗叫木易婆來，我吩咐令他訪問。」母愛女兒，真個瞞丈夫，令喜兒叫木易婆進來，到小姐房中說話。木易婆聞叫，遂隨到房中，一見小姐曰：「小姐、小姐，你連累我了。三月初七日之事，是你教我引他進來。你要做個學道考他，與我何干？昨日被你父親，將我千老賤人、萬老賤人，罵我臭死，還要把我送官。你道如今的官，明鏡高懸，至公無私，如當日包老爺的有幾個？若一紙送到裡邊，將我的老命斷送了也罷，只恐扯出錢生，拖著箕來鬥便動。還牽連出小姐來，出衙入府，飽了那個色中餓鬼的眼睛。我老身所以千忍萬忍，一字兒也不敢回答，他方才了休。若我當日講起來，如今也不知七顛八倒，弄成個怎麼的模樣了。還看你在繡房中，安安穩穩的坐著裡麼？」小姐曰：「你老人家的一片好心，我也知道了。我父親也不怪此一件事，只為錢郎於四月初八日，又娶了一位妻，所以退親。我看錢生虎丘一遇，甚是顧盼，又男扮女妝，以進我家，在我身上也可謂極是留情的了。不知何故，又變起卦來，娶程氏的女兒，令我心疑。欲寫幾字，令你送去，看他如何回復？」木易婆曰：「是了、是了，那一日浴佛節，我往華藏庵燒香去，路上見一家迎親的，卻不見新郎，只是轎子，大吹大打，好不熱鬧，誰知就是他家。錢郎真是薄倖，這個天殺的一小雜種，因我千老賤人，故此害我。」

如隨風的柳絮，逐波的桃花。看來前邊一番慇懃，都是假意虛情，既得隴，復望蜀。俗話云：見吃著碗裡，又看著鍋裡。真可惡，真可惡！」宵娘曰：「你也不要太罵他，或者別有緣故，出乎不得已，未可知也。你一訪，自然明白，天下抱不白之冤者極多。我且寫書，你拿將去。」宵娘走筆如飛、寫畢，付於木易婆去了。又叫回曰：「問得清白，我有禮謝。」木易婆袖書，也不到家去，竟往錢家門前。正遇錢雨林扶杖散心，遂問曰：「錢官人恭喜！老身不知，才來與你道喜，你新娘子卻不知比你虎丘遇的那個學道何如？」雨林曰：「我有無限心事，因病不能到你家一告，今幸你來此。家中不便說話，可就此旁彌陀庵中坐坐。」木易婆同行，不幾步入庵，坐定。幸此日眾僧於人家道場請去，止有一小沙彌看家，殿上無人，兩人就地磚上坐下。木易婆曰：「錢官人有何病？既在病中，又何娶妻太忙？難道老婆是個女醫，交盞做得藥餌。」雨林曰：「只為此病，所以生出許多葛藤。也不知那一個畜生，將你我做的事都傳萬典之。萬典之退了婚，就生起此病，實是為小姐而成的。」木易婆曰：「既為小姐，如何又娶？」雨林曰：「只因病重，吃藥不應，父母用計，叫你來，說萬家允親，就要過門。我也當真，你何忘了？」木易婆曰：「我豈不知，只是不好對小姐說，恐後他怪我不是。他今叫我去，與你一個柬帖兒，我又不是《西廂》上的紅娘，令我與你傳書遞柬。」雨林忙問曰：「書在那裡？」木易婆曰：「在我袖裡。」雨林曰：「快拿來我看。」木易婆曰：「你要快，我卻要慢。小姐的書，你要禮拜開讀。我捧書的也先要禮物相贈，方許你看。」雨林曰：「手中無物。」木易婆曰：「你無物我也無書。」雨林曰：「有了，我現帶銀煙袋一支。權當禮物。」木易婆曰：「這一根正好使用，只是還嫌細些兒。」接了煙袋，方袖內取出書遞於雨林。雨林看了又看，點點頭兒，跌跌腳兒，忽失聲叫曰：「小姐、小姐！你怎知我萬種情懷，一腔心事也。」木易婆方欲問書上寫得什麼話，忽見雨林色變，倒地臥下，不省人事。木易婆急抱扶，呼喚半日，方才醒來。將木易婆嚇得一身冷汗。曰：「錢官人莫非為此煙袋，故卒然氣死，仍與你，我去也。」往外就跑。雨林曰：「那為此。我是病久的人，一見此書，不由我心上疼痛，所以跌倒。你既來，可不明不白的就去乎？」遂忙喚小僧，借來筆硯，將佛前弔紙，扯了一片，寫了幾行。不過說他父母瞞他，只說是娶的小姐，卻不知又是替身的話。木易婆袖了書，急忙就走，只恐雨林又跌倒，倘叫不醒，如何是好。水易婆去尚未遠，雨林出門叫曰：「你當回信來，我自謝你。」水易婆曰：「不來了，你只一謝，也謝穀了。」雨林方歌再叫，忽父親走來，曰：「我兒病未大癒，不可過勞。」遂扶歸家。

卻說木易婆回到萬家，見了小姐曰：「為你只一書，如催命的符，迫魂的票。他一見書就跌倒在地，死了半晌，幾乎將我唬殺。幸叫醒了，與你草草回字。你看，我去。今後再不管此閒事了。」說罷袖中取書，付與小姐，往外就走。小姐曰：「你可吃了飯去。」木易婆曰：「只一驚就吃穀了！再不吃了！再不吃了！」竟自出去。小姐看畢，方知是父母瞞他，雨林不知，也出於不得已。又聞見字跌死，不勝心疼。遂自思曰：「原來錢郎不是薄情的。如此鍾情於我，就與他做次妻執小星之義亦所甘心。但我父母必是不肯，此段姻緣竟付之南柯一夢了。」越思越愁，越愁越恨，遂成鬱症。數日不起，茶飯不進，其母晝夜守涕，父抽籤問卦，卻無吉兆。臥牀四十餘日，夢寐中時見錢郎，醒來愈加沉重。忽一夜夢觀音大士曰：「汝與錢生有緣，但不在今日，除非如小青之與舒生，方可會合。今我因你父母吃齋虔誠，送你魂暫入風流院中。將楊枝水你飲一點，你身不壞，好待將來與錢生相會。」宵娘正欲再問，忽被母啼哭驚醒。謂母曰：「兒適間一夢，見觀世音言我與錢郎有緣，但不在今日，須如小青之會舒生。這話也可信可疑。又與我楊枝水一點吃上，說我身不壞，又言將我魂暫送入風流院中去了。是我真魂已去，病必不能好了。待死之後，可依我言，不可入土，將棺寄放虎丘觀音殿旁。日後或菩薩之言有應，卻不再見父母了麼？切記，切記！」說畢，淚下如雨。母亦痛哭，仍將此言，對萬典之說。典之亦哭來看，宵娘曰：「兒今病重，必不能起，身後之言，已於我母說了，父可允從。」父亦痛哭曰：「你言豈有不從，但我老兩口，如何捨得下？」宵娘曰：「觀音之言，定然不虛，還有相會之日，也未可知。」從茲遂不飲食，過了三四日，竟嗚呼了。可憐如花似玉女，化作彩雲散作霞。死後顏色不變，父母痛哭，自不必說，用棺殮了。

卻說萬典之見女兒死了，思恨不過。待七日燒紙，請石佛寺眾僧，來誦經禮佛。道場完畢，對月荷和尚曰：「我女之死，全是錢雨林所致。我今將棺寄在虎丘寺上，告他個調戲良京閨女，以致殺性命事，要你同木易婆作證。」月荷亦不敢回言，木易婆聞此消息，攜孫不知何處去了。月荷到寺，再三踟躕，乃竟私自走來，告知錢郎。不知後事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